



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

佛教图书馆与弘法事业

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首，其流传历史甚为悠久，产生亦比其他宗教为最早，在公元前六二三年，佛陀已在中印度示迹。佛教具有高深的人生哲理，对于生命之来源，及生命循环连续的因素，有彻底的证验与透视，其所说教义要比其他宗教来得圆满，几为世界研究宗教的学者所共同承认的。且其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，有过两晋六朝以及隋唐时代的兴盛，洎乎晚唐经过三武一宗的法难，毁佛废僧，无所不用其极！宋明以后，一蹶不起；尤其是不办佛教教育，人材寥落，义解荒疏，宣传乏力，虽有信者，解理甚少，一般社会之人，对佛法多所误会，以为与人生没有什 关系，无所利益：

- (一)、佛教要教徒出家是厌世的，对家庭社会不负责任；
- (二)、佛教只教人幻想未来世界，或憧憬未来净土的美丽，都是不切现实的需要；
- (三)、又疑人类如皆学佛，这个世界的人种，便会灭绝；
- (四)、佛教如果是好的，与世有益的，如何佛教发源地的印度，会被灭亡？
- (五)、佛教的礼仪规矩繁多，疑为误导人走入宗教的迷信路径？

这些疑问，由於人们未听佛理，或少看佛书而来。

(一)、佛教的理论与精神，是有两方面的不同看法，在消极方面，是要人在开始学佛修养时，必须由动而静，先除去贪嗔痴等烦恼的骚动，把自己的人格修养到完美；然後再从积极方面，由出世而入世，做出积极利世的事业和精神，来福国利民。所以绝不能以初步的修养，便断定佛教是厌世的，对家庭社会是不负责任的。

(二)、凡宗教都有一个信仰的目标，佛教的目标，是求一个生命临终的归宿，但须在平日多修善，临终才会有一个好的归宿，所以不能说佛教的修行与现实没有关系；同时要明白净土是唯心的意义，「众生心净故国土净，心垢故国土垢」；则佛教所求的净土，是未离现实人间的，因净土唯心，当下即是，所谓「十世古今不离於当念，无边刹海不隔一毫端」，所

以所求的净土并非幻想，是不打妄语的佛陀亲自证验而说出来的。

（三）、佛教的信徒有在家出家的四众弟子，出家众因专修道业，故不结婚，人数不多，而大多数有家室的在家众，是可以结婚而生男育女的，还怕什 亡国灭种？同时世人也绝不会都出家为僧尼的，人类决不会灭绝种族的，那 怕出家灭种，那岂不是少见多怪，杞人忧天吗！

（四）、佛教若是好的，为何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会亡国呢？印度亡国，是在佛涅槃後约一千年，小乘衰微，只有锡兰一岛保存，大乘尚未抬头，而原有的婆罗门教大力复兴，促使印度沦亡，与佛教没有关系；亦可以说因无佛教文化的发扬，印度才会沦亡的！

（五）、佛教的威仪，是训人过有礼貌的生活；规矩如礼佛、诵经、拜忏等都是教人敬仰有德、崇重贤善、诵经求智慧、拜忏使人忏悔，改过迁善，那里是导人迷信呢？对佛教仍有以上诸种误会的人，恐怕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，所以要大事宣传佛教，还是目前佛教不可延缓的急务，不可不注意及之！佛教的宣传，可分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的两种：口头宣传，如讲经、说法、专门研讨、佛理讲座、通俗布教；文字宣传，如写作文章、著书立

93

说、流通经典、设图书馆等等。唯口头宣传，只能有利於当座，难以普及於远方；若以文字弘法，或设图书馆流通经书，则可普及於远方，或可深入於社会，方便民众阅读，引人入佛，可以发生广大的作用，此可於办理图书馆求之，因图书馆里设备有多种藏书，有专修用的各种版本的大藏经，有普通研究用的各种佛学著疏及参考书，古今名家的专著及多种佛学入门的经书，多种佛学浅深的杂志、多种历史、宗教、艺术等专书。每星期日、星期六开放，或每天开放供人阅读，方便人们吸取佛学的知识，於宣传弘法必有不可思议的收效。因古今以来有许多人想看佛书，学习佛法，每不得其门而入，不得其书而读。有的得读其书，又不知从何读起，对著佛法无涯的学海，只有望洋兴叹，生畏而退。且在图书馆中，宜由馆长及高级秘书，或时代名流演讲及指导阅读经书的方法，方便初基，那就更理想了。

明 益大师，在俗攻举子业，以传孔孟道统自任，反对异端，写过许多文章反对佛教，後来偶过僧院，读莲池大师竹窗随笔、释门真孝录等书，付脾长叹曰：「不读此书，几乎空过一生矣」。後来认识佛法通透，竟出家，著述佛书达四十多种，成为戒乘俱急的一代高僧。其前谤佛，是因

94

印刷术未发达，抄本佛书太少，无机会阅读佛经造成的错误而已。

宋丞相张商英，一代大儒，亦以佛法为异端，著书立说，批评佛教。一晚夜半构思，迟迟未睡，其夫人

问他欲写何论，苦思如此？答以欲写「无佛论」，攻破异端的佛教。夫人笑诘之：「有佛则可立论，既无佛还论个什」？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遂将未能完篇的无佛论，付之一炬。後读维摩经等别有心得，自号「无尽居士」，意谓佛法精深，博大，不可思议，难可穷尽。就是谈空，也是空之不尽的，所谓「无尽空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」，正是他立名「无尽」的取义。

唐韩愈为吏部侍郎，有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美誉，宪宗时为了上「谏迎佛骨表」，被贬为潮州刺史，遭遇「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满蓝关马不前」的困苦。後在潮州与大颠禅师论议，往返数千言，卒为大颠一问而气馁。颠问：「今子自视通四海异方之学，而文章磅 能如秦之罗什乎？子之 知来识往能如昔之佛图澄乎？子之尽万物而不动其心，能如萧梁之宝志 乎」？愈默想良久曰：「吾於斯人，则不如矣！」大颠曰：「公不如彼明矣，而彼之所从事者，子反以为非，何也？」於是韩愈目瞪口呆，气丧而不扬，反求其所答，若有所自失。逡巡请大颠曰：「言尽於此已乎？」颠曰：「吾之所以

95

告子者，盖就子之所能而为之言耳，非至乎至者也。」愈曰：「愈也不肖，欲幸闻其至者」。颠曰：「去尔欲，诚尔心，宁尔神，尽尔性，穷物之理，极天之命，然後可圆也。尔去、吾不复言矣」。愈趋出，後改袁州刺史，又诣大颠，献衣二袭告别。後人建留衣亭以为纪念。（详见张商英护法论，及大颠禅师别传）。

如上所举的释 益、张无尽、韩愈三公，初皆未接近佛教，未暇读佛书，就胡乱批评佛法，自不知其误解，误导於人，如果当时已有印刷术流通，或有许多市立、省立的民众图书馆，可以阅读经书，那 他们都是上流知识份子，随时都可以看到佛理，绝不至於在未读佛书、未明佛理之前，便来误解佛教，批评佛教。可见要宣扬佛教，普及佛法，除口头演讲弘法外，更需要文字宣传，尤其是佛教民众图书馆之类设立，流通佛教经书，更觉需要积极提倡了。

96